



## 做灯彩、看滚龙 人间烟火 热闹非凡 这次研学体验不一般

■文/记者 高艺炯 摄/记者 胡绪

为了探秘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，《跟着主播去研学》第四期，二十余名队员穿越千年，溯源楼塔，踏上一次传统文化之旅。

### 看场滚龙 人间烟火、热闹非凡

从大巴车下来的那一刻，心落地了。山中的楼塔，如同桃花源一样的地方，扑面而来的山野气息。

此刻，顺着石板路缓缓走，道路变得蜿蜒。楼塔不大，却深藏了几十条古街里弄，浸透着“岁月秘密”。旧弄小巷，明清建筑的遗存处处可见。一连串无可复制的景色，令人醉神驰，包围着现场的孩子们。

“看！是龙！”“好大，金黄色的龙！”“还有一条！”稚气的声音里充满着兴奋。循着热闹的锣鼓声望去，青石板路的尽头，两条“巨龙”悬空出现：一条通体浑金，一条周身赤焰，颜色明丽，造型精致。

龙头硕大而威严，龙须飘动，目光如炬，确有一种“神龙”之威。楼塔滚龙协会的民间艺人们身穿红黄色对襟衣，灯笼裤，腰扎红色、黄色绸带，头裹绸布，高举滚龙杆，手下双龙翻滚，或卧如虬龙，或腾飞起舞，或“龙盘玉柱”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锣鼓声愈紧，鼓愈敲愈密，龙腾飞跃起，现场孩子们不禁发出阵阵喝彩和惊呼。

光是欣赏可不够，不动手体验怎么行！祠堂内，孩子们跟着民间艺人现场学习滚龙技巧。“两人一组搭档，握好滚龙杆，调整节奏，保持间距……”兴奋之余，每个小朋友都认真听着指示。

不一会儿，两条气势恢宏的蛟龙奔着滚珠“游”动起来，在锣鼓声中舞动身姿。杂音开路，真龙在后，锣鼓声除旧岁，摘财纳福滚龙来，小小个，舞滚龙，别看年纪小，但这滚龙耍得活灵活现，气势不凡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！

### 学做灯彩 原汁原味、非遗文化

楼塔灯彩工艺，集传统技法为一体，配合现代的照明技术，种类繁多，造型精美，装饰别致，蕴含着深厚的民俗文化。

现场，楼塔彩灯民间传统艺人楼林伟展示灯彩的杰出作品。金鱼、雄鸡、孔雀……形状各异的灯彩映衬着灿烂

的灯光，每一盏都流光溢彩。

在楼林伟的介绍下，孩子们了解灯彩制作的全过程，明白了源于各类技法的巧妙运用，才让灯彩制作过程显得异常精致和繁复。孩子们聚精会神的表情，专注的样子，是对灯彩传承人的高超技艺和他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感叹。

在了解了楼塔灯彩的历史和技法之后，终于到亲自动手制作灯彩的时刻。小小手，制灯彩，零距离触摸非遗文化。细心操作，上色设计，最初的模具逐渐变成了一件件艳丽夺目、独一无二的灯彩艺术品，喜悦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中国人把星河搬到人间，如今星河在孩子们手下点亮。

### 逛记忆馆 穿越千年、溯源楼塔

千年历史，聚拢来的是烟火，摊开来是人间。楼塔传艺馆内，在专业讲解员的解说下，研学队员们踏上时光之旅。

“杭越之战的烟尘，让勇者在仙岩溪畔繁衍生息。天籁细十番，是一首不绝的长歌，陶醉了后继者……”一座文脉绵延的历史文化古镇、一座水木清华的风情活力名镇、一座呼吸仰望的生态旅游小镇，在孩子们面前缓缓开启。

楼曼文纪念馆内，小朋友们在志愿者讲解员楼焰引领下，追寻革命印记，聆听烈士的英勇故事，和这段历史来了一次亲密接触。

千年溯源，以此为梦，万里蹀躞，以此为归。时间和文字在这一方天地间

厮磨，历史以极其温暖的方式，通过语言流入孩子们的心里。

### 路就是书 节目目录制、文化之旅

路，就是书。孩子们在旅途中，学习主持技巧、出镜仪态，现学现用，采访非遗传承人、对话民间手艺人等等，寓教于乐，融学于趣。古镇里的实际步履，让一切历史民俗、文化知识变成了寻常风景，摆脱了文字和书本，也使得“学”这个字变得轻松。

返程的大巴车上，这场楼塔之旅的热闹劲还在持续。而另一面，“云”参与观看直播的家长们在群里刷屏评论——

“看图片好开心啊。”“很有意义。”“节目丰富孩子们玩得尽兴。”“幸福啊，孩子们。”……

一盏灯彩，一场滚龙，一次漫游，或是一簇烟火，都是元宵佳节的代名词。在这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盛世繁华中，那份对于元宵节的期盼也愈发浓烈。这次楼塔之行，感受了原汁原味的民俗，也看到了千年历史的传承，更看到了璀璨的文化记忆。所有精彩，也被录制成节目，永久回味。

2024年，文化之旅还将继续。“融媒小主播”研学营强强牵手千年古镇——楼塔。12条不同主题的深度研学线路贯穿始终，带领孩子亲近山水，享受自然，让知识走出课本，让非遗可以触摸，共同感受楼塔千年古镇的深厚底蕴。更多好吃、好玩、有知识有意思的研学线路等你来探索，敬请期待！

## “又苦又累还不赚钱” 困难重重他仍在坚守 是手艺人 更是“守艺人”

■文/记者 高艺炯 摄/记者 胡绪

一堆铁丝，几块彩布，可以做什么？楼塔人会告诉你，它们可以做成光芒万丈的巨龙，几米高的大家，还可以做成灵动的金鱼、孔雀、仙鹤……

楼塔灯彩，集传统技法为一体，配合现代的照明技术，种类繁多，造型精美，装饰别致，蕴含着深厚的民俗文化，是萧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现如今，传统手工灯彩渐渐退出了市场。“又苦又累还不赚钱”，愿意做灯彩的工匠越来越少；曾盛极一时的楼塔灯彩，现在很难找出一个人还在坚持这门手艺。

但楼林伟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。

“我师傅经常说，这门手艺他就带出我一个，一定要传下去。我希望灯彩能传承下去，不仅是因为它非遗的身份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楼林伟有些局促地搓着自己的双手。那双手，布满了被铁丝割划的伤口和被点焊机烫伤的水泡；手指粗糙而有力，掌心握铁丝的位置长着四个老茧，指缝和手掌的纹路里还渍进了黑色的漆和胶。因腿脚不便，行动时看起来做些筋骨。

### 钢板间

灰白色钢板房，四散着各种杂物，与水泥地交界的边沿，脱了漆。屋内并不敞亮，阳光挤进来，落到粗糙的小木桌上，杂而不乱地摆着彩布、铁丝和一些工具。

这是楼林伟工作的纸箱厂，也是他的灯彩制作“工坊”。

“没办法，家里太小了，放不下。”大型灯彩，有时可达数米长、几米高，加之工具、材料，家里能存放的空间基本都堆满了。厂里老板体谅他守着这门手艺不容易，便把一小间场地借给他。

略显拮据的环境，单纯依靠手和眼的默契，把美感揉进铁丝网架和素绢中。未点灯时，丝绢上光彩熠熠；待灯光亮起，更为惊叹，飞鸟、游鱼、巨龙，灵动的包裹进无数盏细小的灯光内，如同毛细血管一般，随着电流流走的瞬间，龙头如炬，孔雀开屏，鹤唳云霄，燃烧着诗意的浪漫。

然而要做一个这样的作品，并不容易。

“你看这个孔雀，比较简单，也得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做好。”楼林伟曾做过一盏龙灯，两米高，四米多长，耗时近一个月，一些更为隆重、造型精美的，则需要几人合作一起完成。

事实上，从物造型、搭架子、点焊，到接电线、装灯泡、包布，每一环节都是力气活，经双手被老茧和伤疤布满，旧伤好了又添新伤。

### 开局并不明朗

人生如灯彩，但楼林伟走的路从一开始就不明朗。

在雪环桥头村，楼林伟一家是出了名的“困难户”。初中时，父亲去世，整个家里的开销全仰仗母亲一个人。

他喜欢画画，高中学的广告设计专业，他像打开珍宝一般给我们看了自己的画作，人物惟妙惟肖，山水画功底也扎实，寥寥几笔便是一株兰花、一棵劲松。因为专业课成绩突出，楼林伟被保送至福建教育学院集美教学点。“但家里这个情况，学美术后期花费实在太大了……”他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懂事，体谅母亲支撑一家开销的不易，便没有多少怨言，好好藏起了录取通知书，“最后还是选择不去读了。”

录取通知书的照片，他至今还保留着。

“走出这个困境”就成了当时楼林伟最大的梦想，他想快点强大起来，也想快点挣钱，能想到的唯一方法便是学一门手艺。

2001年，高中刚毕业的楼林伟拜师傅楼正巨，这位在楼塔当地唯一肩挑灯彩传承“大梁”的老手艺人看着眼前略带稚气的孩子只觉得十分投缘，有美术功底，人也机灵，肯学肯干，二话不说，便收下了这徒弟。

当时师傅楼正巨经营着一家丧葬用品店，春节扎花灯，平日做佛像、花圈。拗、结、扎、刻、画、糊、裱，布料、点焊、铁丝、剪刀，这个出生在农村的瘦弱男孩遇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他也肯吃苦，只觉得寂寞但并不孤独，也由此练就一番基本功。如此七年，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盏“孔雀”，“当时花了三天时间，师傅看了还是挺满意。”他的语气上扬，骄傲之情蕴含其中，“他说看了这个花灯，就放心了，这门手艺可以传下来了。”

如宿命般拾起手作工具，楼林伟正式成为了一名灯彩手艺人。

### 放弃？坚持？

跟着师傅学了几年后，楼林伟决定出师单干，开过两次店做灯卖灯，但都



开了没几年。在现代社会，灯彩早已不是生活必需品，楼林伟早已深知。越来越多的手艺人无法靠手艺养活自己，许多师傅被迫转行，更没有年轻人愿意回来继承这一手艺。

手上的水泡，好了又破，破了又好。再苦再累，他也从未想过，放下灯彩。但2013年，看着银行账户上仅剩无几的余额，工作的迷茫，家庭的压力，楼林伟还是陷入了沉默。“主要是资金问题。”楼林伟说，“订单来一个做一个，再后来基本没有人订，就不做了。另外，也没有地方放，所以就放弃了。”

次年年底，他在残联的介绍下，去隔壁村一家纸箱厂上班，至少能有份稳定收入。

一朝归零，前路漫漫；夜深知雪重，时间折竹声。不做灯彩的两三年里，楼林伟渐渐习惯了这种重复的节奏，但他常感觉自己像推着巨大的磨盘，一圈圈，不前进，不后退，一直待在原地。师傅留下来的工具，他细心地收好。偶尔瞥见放在院子角落的点焊机，他心里依旧会有一些冲动，“没办法，但我是真的爱好这一行。”

### 疯狂“守艺人”

2022年，楼塔筹备新一年“半年节”，在全镇寻访民间手艺人及非遗传承人。当时除了师傅楼正巨，很少有人知道他，“但师傅那会儿已经吃不消了，后来有人跟镇里推荐，说楼正巨有个徒弟。”活动筹备找上他，要他临时拿出五六盏灯彩，楼林伟也不推辞，买材料、准备新工具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做灯，凌晨两点眯一会儿，第二天继续上班。

这一次，是灯彩找到了他，他不觉着疲惫，反而充满干劲。2022年7月，他的技艺得到认可，被授予楼塔灯彩代表性传承人。

对于楼林伟来说，做灯彩令他安心，尽管这会占用不少时间精力，而且并不能带来可观的收入。要知道，一盏灯彩制作成本不低，参加活动用的大型灯彩基础费用可达上千元，而这些材料费更是水涨船高。而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，领着低保，每月不多的收入还得维持全家开销。但他依旧坚持，从废品站回收铁丝，自行加工减少成本，甚至贴钱参加公益推广。

“就是精力实在有限。”他话中带着歉意。除了上班、做灯，还得照顾年幼的儿子以及常年因病服药的妻子，他的生活似乎时刻紧绷，并没有多少喘息的时间。“年初的时候忙着厂里和灯彩活动，小孩没管好，肺炎进了ICU，不少春节活动，都只能推掉了。”

今年元宵前夕，隔壁镇上问他租借了一盏龙灯，临近日期，被告知因下雨，活动取消。这笔钱，他原本想付了医药费，再购置一台点焊机，师傅传下来的“老伙计”，二十多年来早已锈迹斑斑，修了再修。但掏出一个月工资购置一台机器，他依旧下不去手，“毕竟一家子还要开销……”

很多人觉得他有些“疯狂”。但生活本身就是一口充满矛盾的井。一面迫于各种压力，一面仍固执。“我师傅经常跟我说，这门手艺他就带出我一个，一定要传下去。”现实摆在面前，他依旧没有丝毫动摇，“我希望灯彩能传承下去，不仅是因为它非遗的身份，更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，我师傅说过，人不能忘本。”

但纵使如此坚持，楼林伟也明白，仅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——如果不让更多人了解楼塔灯彩这一非遗文化，时间久了，这一行业依旧会渐渐消失。“现在我基本上是在厂里做，但有些时候也怕影响到其他人。最大的愿望，是希望能有一个可以存放、制作灯彩的工作室。装修不讲究，空间够大就行。”他咧开嘴，语气上扬，“另外，希望可以组建一个灯彩团队。”无关师傅徒弟之说，纯粹爱好和传承。

而于己，他并没有多少奢求。他对物质欲极低，生日时一碗清汤挂面加个蛋足矣，所有的愿望和期盼都慷慨地给了这门手艺。他曾放下过，再拾起，便更觉得放不下。

他明白，那一次，自己是被灯彩找到的，这辈子都离不开灯彩了。

